

禮部
學校

欽定大清會典事例卷三百八十九

禮部

學校

訓士規條

考試規條

訓士規條。○順治九年題准。刊立臥碑置於明倫堂之左。曉示生員。

朝廷建立學校。選取生員。免其丁糧。厚以廩膳。設學院學道學官以教之。各衙門官以禮相待。全要養成賢才。以供

朝廷之用。諸生皆當上報

國恩。下立人品。所有教條開列於後。一。生員之家。

父母賢智者。子當受教。父母愚魯。或有非為者。子既讀書明理。當再三懇告。使父母不陷於危亡。一生員立志。當學為忠臣清官。書史所載忠清事蹟。務須互相講究。凡利國愛民之事。更宜留心。一生員居心忠厚正直。讀書方有實用。出仕必作良吏。若心術邪刻。讀書必無成就。為官必取禍患。行害人之事者。往往自殺其身。常宜思省。一生員不可干求官長。交結勢要。希圖進身。若果心善德全。上天知之。必加以福。一生員當愛身忍性。凡有司官衙門。不可輕入。即有切

己之事。止許家人代告。不許干與他人詞訟。他人亦不許牽連生員作證。一為學當尊敬先生。若講說皆須誠心聽受。如有未明。從容再問。毋妄行辨難。為師亦當盡心教訓。毋致怠惰。一軍民一切利病。不許生員上書陳言。如有一言建白。以違

制論。黜革治罪。一。生員不許糾黨多人。立盟結社。把持官府。武斷鄉曲。所作文字。不許妄行刊刻。違者聽提調官治罪。○康熙三十九年議准。直省奉有

欽頒上諭十六條。每月朔望。地方官宣讀講說。化導百姓。今士子亦應訓飭。恭請

御製教條。發直省學宮。每月朔望。令儒學教官。傳集該學生員。宣讀訓飭。務令遵守。如有不遵者。責令教官。並地方官詳革。從重治罪。○四十一年。御製訓飭士子文。頒行直省各學。

國家建立學校。原以興行教化。作育人材。典至渥也。朕臨御以來。隆重師儒。加意庠序。近復慎簡學使。釐剔弊端。務期風教修明。賢才蔚起。庶幾棧樸作人之意。乃比年士習未端。儒效罕著。雖因內外臣工奉行

未能盡善。亦由爾諸生積錮已久。猝難改易之故也。茲特親製訓言。再加儆飭。爾諸生其敬聽之。從來學者。先立品行。次及文學。學術事功。原委有序。爾諸生幼聞庭訓。長立宮牆。朝夕誦書。寧無究心。必也躬修實踐。砥礪廉隅。敦孝順以事親。秉忠貞以立志。窮經考業。毋雜荒誕之談。取友親師。悉化驕盈之氣。文章歸於醇雅。毋事浮華。軌度式於規繩。最防蕩軼。子衿佻達。自昔所譏。苟行止有虧。雖讀書何益。若夫宅心弗淑。行己多愆。或蜚語流言。挾制官長。或隱糧包訟。出入公門。或唆撥姦猾。欺孤陵弱。或招呼朋類。結社

要盟。乃如之人。名教不容。鄉黨勿齒。縱幸脫褫扑。濫竊章縫。返之於衷。寧無愧乎。况夫鄉會科名。乃掄才大典。關繫尤鉅。士子果有真才實學。何患困不逢年。顧乃標榜虛名。暗通聲氣。夤緣詭遇。罔顧身家。又或改竄鄉貫。希圖進取。嵩陵騰沸。網利營私。種種弊端。深可痛恨。且夫士子出身之始。尤貴以正。若茲厥初。拜獻。便已作姦犯科。則異時敗檢踰閑。何所不至。又安望其秉公持正。為國家宣猷樹績。膺後先疏附之選哉。朕用加惠爾等。故不禁反覆惓惓。頒茲訓言。爾等務共體朕心。恪遵明訓。一切痛加改省。爭自濯磨。

積行勤學。以圖上進。國家三年登造。束帛弓旌。不特爾身有榮。即爾祖父亦增光寵矣。逢時得志。寧俟他求哉。若仍視為具文。玩愒勿儆。毀方躍冶。暴棄自甘。則是爾等冥頑無知。終不能率教也。既負栽培。復干咎戾。王章具在。朕亦不能為爾等寬矣。自茲以往。內而國學。外而直省鄉校。凡學臣師長皆有司鐸之責者。並宜傳集諸生。多方董勸。以副朕懷。否則職業勿修。咎亦難逭。勿謂朕言之不豫也。爾多士尚敬聽之。

○雍正三年議准。士子誦習。必早聞正論。俾德性堅定。將

聖諭廣訓

御製朋黨論。頒發各省學政刊刻刷印。齎送各學。令司

鐸之員。朔望宣誦。

御製朋黨論

朕惟天尊地卑。而君臣之分定。為人臣者。義當惟知有君。惟知有君。則其情固結不可解。而能與君同好惡。夫是之謂一德一心。而上下交。乃有心懷二三。不能與君同好惡。以至於上下之情睽。而尊卑之分逆。則皆朋黨之習為之害也。夫人君之好惡。惟求其至公而已矣。凡用舍進退。孰不以其為賢而進之。以其

為不賢而退之。惟或恐其所見之未盡當也。故虛其
心以博稽衆論。然必衆論盡歸於至正。而人君從之。
方合於大公。若朋黨之徒。挾偏私以惑主聽。而人君
或誤用之。則是以至公之心。反成其為至私之事矣。
孟子論國君之進賢退不肖。既合左右諸大夫國人
之論。而必加察焉。以親見其賢否之實。洪範稽疑。以
謀及乃心者。求卿士庶民之從。而皇極敷言。必戒其
好惡偏黨。以歸於王道之蕩平正直。若是乎人君之
不自用。而必欲盡化天下之偏私。以成大同也。人臣
乃敢溺私心。樹朋黨。各徇其好惡。以為是非。至使人

君懲偏聽之生姦。謂反不如獨見之公也。朋黨之罪。可勝誅乎。我

聖祖仁皇帝御極六十年。用人行政。邁越千古帝王。而大小臣僚。未能盡矢公忠。往往要朋結黨。

聖祖戒飭再三。未能盡改。朕即位以來。屢加申飭。而此風尚存。彼不顧好惡之公。而徇其私暱。牢不可破。上用一人。則相與議之曰。是某所汲引者也。於是乎遠之若浼。曰。吾避嫌也。不附勢也。爭懷妒心。交騰謗口。以媒孽之。必欲去之而後快。上去一人。則相與議之曰。是某所中傷者也。親暱者為之惋惜。疏遠者亦慰

藉稱屈。即素有嫌隙者。至此反致其殷勤。欲借以釋憾而修好。求一人責其改過自新者。無有也。於是乎其人亦不復自知其過惡。而愈以滋其怨上之心。是朝廷之賞罰黜陟。不足為重輕。而轉以黨人之咨嗟歎息為榮。以黨人之指摘詆訾為辱。亂天下之公是公非。作好惡以陰撓人主予奪之柄。朋黨之為害。一至是哉。且使人主之好惡。而果有未公。則何不面折廷爭。而為是陽奉陰違。以遂其植黨營私之計也。書曰。予違汝弼。汝無面從。退有後言。當時君臣告語。望其匡弼。而以面從後言為戒。夫是故一堂之上。都俞

吁咈。用能賡歌拜颺。以成太和之運。朕無日不延見羣臣。造膝陳詞。何事不可盡達。顧乃默無獻替。而狡滑叵測。蓄私見以肆為後言。事君之義。當如是乎。古純臣之事君也。必期致吾君於堯舜。而人君亦當以堯舜自待其身。豈惟當以堯舜待其身。亦當以皋夔稷契待其臣。孟子曰。責難於君。謂之恭。陳善閉邪。謂之敬。吾君不能謂之賊。夫以吾君不能而謂之賊。則為君者以吾臣不能亦當謂之忍。語云。取法乎上。僅得乎中。苟不以唐虞君臣相期待。而區區效法。僅在唐虞以下。是烏能廓然盡去其私心。而悉合乎大公。

至正之則哉。宋歐陽修朋黨論。創為異說。曰君子以同道為朋。夫罔上行私。安得為道。修之所謂道。亦小人之道耳。自有此論。而小人之為朋者。皆得假同道之名。以濟其同利之實。朕以為君子無朋。惟小人則有之。且如修之論。將使終其黨者。則為君子。解散而不終於黨者。反為小人乎。設修在今日。而為此論。朕必飭之以正其惑。大抵文人掉弄筆舌。但求騁其才辯。每至害理傷道而不恤。惟六經語孟及宋五子傳註。可奉為典要。論語謂君子不黨。在易渙之六四曰。渙其羣元吉。朱子謂上承九五。下無應與。為能散其

朋黨之象。大善而吉。然則君子之必無朋黨。而朋黨之必貴解散以求元吉。聖人之垂訓。亦既明且切矣。夫朋友亦五倫之一。朋黨不可有。而朋友之道不可無。然惟草茅伏處之時。恆資其講習以相攸助。今既登朝莅官。則君臣為公義。而朋友為私情。人臣當以公滅私。豈得稍顧私情而違公義。且即以君親之並重。而出身事主。則以其身致之於君。而尚不能為父母有。況朋友乎。況可藉口於朋以怙其黨乎。朕自四十五年來。一切情偽無不洞燭。今臨御之後。思移風易俗。躋斯世於熙皞之盛。故兼聽並觀。周諏博採。以

詳悉世務。且熟察風俗之變易與否。而無知小人。輒議朕為煩苛瑣細。有云人君不當親庶務者。信若斯言。則皋陶之陳謨。何以云一日二日萬幾。孔子之贊舜。何以云好問好察。此皆朋黨之錮習未去。畏人君之英察。而欲蒙蔽耳目。以自便其好惡之私焉耳。朕在藩邸時。坦易光明。不樹私恩小惠。與滿漢臣工素無交與。有欲往來門下者。嚴加拒絕。

聖祖見朕居心行事。公正無私。故令纘承大統。今之好為朋黨者。不過冀其攀援扶植。緩急可恃。而不知其無益也。徒自逆天悖義。以陷於誅絕之罪。亦甚可憫。

矣。朕願滿漢文武大小諸臣。合為一心。共竭忠悃。與君同其好惡之公。恪遵大易論語之明訓。而盡去其朋比黨援之積習。庶肅然有以懍尊卑之分。歡然有以洽上下之情。虞廷賡歌。颺拜明良喜起之休風。豈不再見於今日哉。○七年議准。令直省各督撫轉飭地方官。將

欽定臥碑

御製訓飭士子文。敬謹刊刻。裝潢成帙。奉藏各學尊經閣內。遇督撫等到任。及學臣到任。案臨於祇謁先師之日。該教官率生員貢監等詣明倫堂。行三跪